

清明过后长昼暖

于忠宁

清明追远 人心自愁思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幽居家中，看窗外街景，从清晨开始，大大小小车辆排成长龙，静默地向西艰难挪动。这条街是复兴路沿线，往西三公里是八宝山公墓，再往西山方向走则有福田公墓、西山公墓等作古者长眠之所。从上个周末开始，从京城各处来祭扫的人们就在这条路上汇聚，他们静默地排队等待，紧闭的车窗里藏着一张张哀戚的脸。

站在窗前看风景，祭扫的车龙蜿蜒向西，直至乱入树木看不见。远山青黛，西半天大写意的几笔横云，衬出了天空无边无际的寂寥，天空下是化不开的各家断魂心事。

胸有块垒，无以浇之。昨夜接到老家叔叔电话，说已备好酒果鲜花，待明天上坟祭奠祖父，多准备了一份，算我的心意。未在清明回乡祭扫，我心中愧疚难当。想来看到山里比邻者墓前热闹，父亲在地下也有些寂寞吧。前天入眠，梦里我在外面呼朋引伴，父亲喊回家吃饭。饭桌上还是那样讷言，吃完饭各自出门，别无他话。一个浅浅的寻常的梦。哎，那样一个温和的他，在梦里寻下亲人都轻轻地来，不忍打扰这一夜安眠。一别经年，锥心之痛已然远去，平常日子忙忙碌碌，想他的时间有限。想来不少人如我一样，在一年唯一的追慎远的节日，感时念亲，想着去跟久别的亲人打打招呼，追而祭之。

如今，乡下也宣传文明祭扫、安全祭扫，不再允许烧纸钱了。父老们讨论起来，大都觉得对于政府规定不理支持，但对于逝者，时兴的祭奠之物总觉得心意不足，再多的鲜花也不如一沓沓纸钱实在，能够沟通阴阳，传达心意。毕竟，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老百姓们对于生死有着根深蒂固的

朴素认知，亲人去了地府，需要足够的买路钱吃饱穿暖，他们在世时苦吃够了，但愿到地下后能过得舒适一点。

犹记得送别父亲时，一抔抔黄土垒成的新坟前，亲友们送的钱纸一堆堆地烧，纸灰纷飞，一开始透过薄薄的青烟，感觉周围空气在横着呼啸流动，再一会烟浓了，骤然锋利，击打着鼻腔，呛得肺都扯得疼。那种辛辣的味道时隔十余载还记忆犹新。

昔日枇杷树 今已亭亭如盖

宋人有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相信有过祭扫经验的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

故乡的山就是如此，大片丘陵起伏和缓，山半腰开始梯田连绵不绝，再往上走，山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掩映着一座座或新或旧的坟墓。小时候跟伙伴玩耍，迷了方向，误入其中，总觉得鬼气拂拂，寒冷入骨，没命地朝山下跑。等到长大后，有了伤逝之痛，再到山上墓地，到别的地方任何一处墓园，都不再感觉森然。反而是对逝者的长眠之所深怀敬意，走近心生亲切。

经历了生死离别，人们就从心理上告别了年少无忧。最近几年，常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平淡无奇，却情深意切，切肤的思念之痛非亲历者难以体悟。那些墓前垂首肃穆的人，是不是都有着自己的枇杷树故事，要诉于长眠者？

这篇文章是昔日中学课本所学，当时读来全无感觉，印象深刻的是少年们为了完成背诵任务愁眉苦脸的样子。同样曾读来无感的，还有《世说新语》“伤逝”篇中关于曹丕的一则故事：在好友王粲的葬礼上，曹丕对群臣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遂领头悲嘶，吊客皆一作驴鸣。二十出头读此篇，觉得曹丕过于狂诞。等到后来读其《与吴质



王中举 摄/中新社

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哎，道不尽人生长恨水长东。

原来王粲的病歿，仅仅是建安之疫的开始。这场疾疫，从东汉末年建安二十一年冬，一直跨越到二十三年初，不知多少人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曹植《说疫气》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再回看曹丕的“驴鸣”，就懂了其因沉哀剧痛，方有如此痴如狂之举。

今时再读此文，更有复杂滋味涌上心头。刚刚被病毒肆虐过的大地，又添了几多新坟。亲人因疫骤然逝去，摇落了多少人内心明媚。那些曾经活泼的灵魂，再也享受不到现世蒸腾的烟火。这个清明，前去祭奠新逝者的人们，别人难以慰藉，他们的捶心之痛只能依靠岁月渐长，慢慢结痂，只是纵然愈合，那个疤痕却是永在了。

梨花落后清明 日长飞絮轻

清明祭扫，吟哦“清明时节雨纷纷”者，不凡几。这是个让人感怀的节日，清明前一二日是寒食，古时传统禁烟火，吃冷食。寒食清明节，听起来就泛着冷气，浸着薄湿。

心里涌起了诗意，拿起书本排遣一二，想来想去最适宜的是细品苏轼的《寒食诗帖》。“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流放岁月隐藏的不平、悲苦，在行草的线条中宣泄而出。笔势倾侧跌宕，倾诉着顽强、对抗。

清明的品格与这幅被称为“天下行书第

三”的作品相像，它不全然是个悲苦的节日，“清明断雪”它还是个重要的节气，经历着、对抗着、驱赶着寒冷。

作为节气的清明，处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的习俗，除了寒食、扫墓之外，还有踏青、植树、荡秋千、插柳条等。

母亲常说，冬天的厚衣服不着急清洗，等过了清明才能完全放下心来。可不是么，清明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温暖的降临。存着几张以前扫墓的照片，几层春雨，父亲的坟头长出了细细长长的草，嫩嫩地闪着绿。真的是地气暖了。这个时节扫墓，路边、墓园、山野，到处可见生命的勃发，人们郁积于心的千愁万绪，略有个安排处。

这个节气多雨，却透着暖，“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过不了几日，人们彻底就能告别寒冷，目力所及，芳原绿野，自是活泼一片。宋时词人晏殊云：“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道出清明之后春光轻快流丽之美。所有的节日中，大概只有清明有这样的意味。慎终追远与放歌逐春，黯然与清亮，沉重与轻盈，看似矛盾又和谐地交缠在一起，节日与节令水乳交融。

这个有着独特韵味的节日，承载着我们血脉里的眷恋与哀思。亲终既葬，从此日月已远。韩愈在祭其侄十二郎时泣泪写道：“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纵然知道天人永隔，再多深情难赋，人们还需要这么一个节日，需要一个仪式，对故去的亲人进行探望和问候，祭奠与缅怀，轻轻问声：在那边还好吗？



我们玩游戏是为了躲避生活中繁琐的任务，但却在游戏里做各种繁琐的任务。

赵春青 画

凝视前生

冷秋

除了这一真实外，再无他物。

我视自己血热的身体，为一场不可逆的实验，一次短暂的旅行，视他为一个瞭望的窗口，一扇走出去的门。视他为一，也视他为无穷。

我想，我的身体，有着世间几乎所有的秘密。这样的存在，一定是超越时空的。

我常常努力回忆，自己活过的痕迹，希望通过它们，能发现这尘世的奥秘与造物者藏在某个细节中的箴言。

我常常想把那走在街头时，突然闪现在脑海的启示与感动，记录下来。

可那时，我还太年轻，总觉得那种领悟，还太稚嫩。而立之年后，我决定写下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不再轻视自己的一切。身体、情感、理智、追逐、放弃、感动、痛苦、醒悟……甚至梦魔。我视他们为珍宝，我唯一可以深刻体验的珍宝。

我是那样的触不可及，却又是那样的真

每当 I 凝视自己时，我便是在凝视所有人。是在凝视男人，也是在凝视女人，是在凝视少年，也是在凝视老人，是在凝视我的父亲，也是在凝视我的子孙。

是在凝视十万年前的那个人，也是在凝视十万年后的那个人。

是在凝视一片叶子，也是在凝视整个森林，是在凝视一颗粒子，也是在凝视那可以吞噬一千万颗太阳的黑洞。

是在凝视过去，也是在凝视未来，是在凝视时间的起点，也是在凝视时间的终结。

因此，我深爱他，也让他受苦。

犹如父亲，爱着儿子；犹如兄弟，爱着兄弟；犹如恋人，爱着恋人。

犹如冻蛇，荼毒农夫；犹如撒旦，迷惑先知；犹如敌人，构陷敌人。

有时候，我想，是该多些时间凝视自己，犹如凝视深渊，凝视前生。

相信你一定听说过“高质量陪伴”这个育儿理念，某妈妈某爸爸某医生某专家在某书某博某头条某公号上都这么说，还会举例种种，论述云云，言辞凿凿，立论遑遑。什么“我每天一小时的陪伴胜过你的二十四小时”“这么做，每天5分钟也让孩子爱上你”“只要掌握这几点，你的陪伴质量马上提高”等等。

按这些育儿大师们的说法，他们一天8个小时忙着工作，还有一个小时读书，俩小时健身，三四个小时留给二人世界……一周中的一个半天，给他们最爱的孩子立意深远，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陪伴，或做游戏或做手工或读绘本，据说远胜于那些成天“躯壳式”陪伴的家长。举例而言，他们会在去公园的路上，一边看着儿歌对孩子进行浸润式教育，一边教孩子交通规则，还一边陪孩子玩玩具，这样一个时间干了4件事。再如，每周安排课表，周一画画、周二手工……如此这般。由此，他们不仅不丢失自我，得到了成功，还培养出了具有幸福感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圣经”还被一群宝妈宝爸们捧读。

打量一下自己，我发现我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大师们所指摘的“躯壳式陪伴”。比如，我最爱陪他睡觉。因为每次他睡着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像天使一样可爱，心都被融化了。他在我的身边，宁静安详；我在他的身边，幸福满足，我常常会猜想他在做什么梦，为什么嘴角会时而上扬，为什么眉头会忽然一皱。小小的孩子依偎着我，身上泛着淡淡的奶香，呼吸轻轻的，只有天地都安静才能听到。我守护着这个稚嫩的、神奇的小生命，感觉母性的光辉把整个世界都点亮了。这样的时光，真是千金不换。醒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那么爱他的我，他也爱我、信任我，总是笑盈盈的，那声音真是超级治愈。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相爱的人要睡在一起，那种守护的满足与被守护的幸福，真是让人陶醉。

我没有传授给他任何知识，没有培养他任何的能力。至于给孩子准备餐食、换洗衣物、接送往来，这些细碎又繁杂的付出更是陪伴都谈不上，成功人士们认为这些是可以被代劳的，因为时间成本太高。

其实，我也很羡慕育儿大师们的人生，他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健身娱乐啥都不落下，还能和孩子玩一百种游戏，做着看起来十分好吃的餐食。我真的不能。我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反正没有时间早上起来画个精致的妆再送孩子上学，也没时间减掉二十斤赘肉让孩子拥有一个完美身材的妈妈，更没有时间把每天的花样辅食和个性穿搭传到网上和几万粉丝互动。没错，我真的不会管理时间，我也活不回原来的样子了。但又怎样呢？人生本来就是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身边，他玩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我不刻意的设计游戏，该爬的时候让他尽情爬，该出门的时候教他规矩和准则。他不需要一个时间里干那么多事，吃饭就是吃饭、游戏就是游戏，生活本身就该是这样的。人生那么长，世界那么大，他需要学会其中运行的规律，我能做的是让他更多的体会，这就是我的陪伴，或者说是孩子陪伴我归零，重新成长。

说什么质量，这事本来就不能用高低衡量。玩游戏、姥姥奶奶未必比你差，孩子，需要的是爸妈的爱。也不是说，自己刷着手机待在孩子边上就是陪伴了，那是看着而已。一个外卖小哥带着孩子风里来雨里去地送餐，不是陪伴吗？一位出租车司机载着孩子披星戴月地拉活儿，不是陪伴吗？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不是更好的教育吗？真正让人佩服的是，双手搬砖还背着孩子，而不是一边喊着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做更好的自己一边把压缩陪伴时间说成高质量。

也许是上天厚爱，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育儿路上有父母分担，生活也不至于艰辛，比如我，尚能有时间完成自己的理想。这种更接近生活的陪伴，虽然说不上一石多鸟，但是，我希望他享受生活细微之处的快乐。当我们沉默不语又相互不能分离时，这份心灵微妙的感觉，难道不是高质量的？

明天我要去武汉

王童

明天我要去武汉，
登上龟蛇顶，
爬上黄鹤楼，
吃一碗热干面，来一杯啤酒鸭，
叶开泰街的老酒酣畅润津。
明天我要去武汉，
樱花盛开之际，
穿过月湖路，奔向珞珈山。
在花丛中我寻觅爱情，在缤纷里我嗅着春天甜蜜的气息。
明天我要去武汉，
沿长江桥我驶过三镇的街区。
武昌城前平成河汉江淮。
枪声点燃了焰火普天光照，
大禹王抖开荆楚雄风。
明天我要去武汉，
我要游东湖，我要渡长江，
我要攀上古琴台。
让《高山流水》泻进心潮，
让俞伯牙隔世再生，
弹奏起太子长琴，
使天下欢歌。
明天我要去武汉，
劈山，铺路，架桥，开楼盘。
读池莉的小说《荆州市花鼓戏》，
池莉打造了汉正街，
花鼓戏唱起《打莲湘》。
汉阳造扛在肩上定居在芳华楼。
我是屈原的后人，
我谓九头凤凰，
世世代代，
绵延春秋。